

暗光鳥

起初，有了樹。樹枝朝向彼此生長，像是在指認什麼一般。密密繁茂的樹葉填滿了樹枝，類似於錯綜複雜的對話。下雨的時候，清澈的雨滴就會從樹葉之間墜落，啪答啪答，透明而失速的水珠。水珠墜落在微微反光的柏油路，匯成水流，流過樹，和樹。嘉義凌晨空蕩蕩的馬路上，只有一部機車嗡嗡的引擎聲。

我坐在機車後座，看著整個夜晚在面前傾覆而下。一整片雨即將把夜色沖刷至泛白。他在前座沉默地騎著車，儀表板微弱的燈光，把他的輪廓描繪的既晦澀且堅硬。他的肩膀很方，肩頸的所有轉折比別人更接近直角。

路途中，聽到暗光鳥的鳴聲，拖的長長的，溼答答的音符。前座的他偶爾發出模糊的聲音，我試圖前傾著身體想聽得更清楚，但是語句總像一條滑溜的蛇，以為緊緊握住了，卻還是從雙手滑脫，朝著後頭騎過的黑暗急急隱沒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……」

是一台老車了，機車微弱的車頭燈僅能照明前方兩三公尺。在風中破碎的語言，都散落在後頭的黑暗裡了。時至今日，我仍無法辨別當時他說了什麼。語言失去了嘴型和表情，在老車隆隆作響的

引擎聲中面目模糊。也許很重要，也許稀鬆平常，但是我始終執意理解。像語言學家試圖破解一個古老的謎語，更多的機率是徒勞無功，那反覆推敲的過程卻帶來快樂，而快樂與他有關。

凌晨，那些流星應該都已經懷抱著願望墜落了吧，在這個地平線逐漸蒼白的時刻。然而雨還是不斷的落下，冰冷的雨水也是沒有火光的流星，沿著安全帽和雨衣的皺褶滑落。在草原的時候，他執拗地要我把他的雨衣穿上。推拖了很久，一直到雨越來越大。才很不情願的穿上雨衣，乾燥地坐在後座，卻看著他被斜斜的雨打濕。

「真的不會冷嗎？」

「不會啦。」

我們原本是一大群人在大草原上看星星的，當午夜的天空還是晴朗的，空氣中有牧草的香味。一條平坦的水泥步道橫亙整片草原，我們索性從機車坐墊下拿出雨衣，鋪在步道上，就地躺下。獅子座流星雨在漆黑的夜空中倏忽地劃過我們頭頂，引發驚呼和惋惜。

許多時候，我默念願望的速度遠遠追不上流星；更多時候，我的注意力都在那個黝黑健壯的男孩身上。

他是個擅長跑步和游泳的男孩，多數時候不愛講話。但在我面前卻又總是滔滔不絕。剪著極短極短的頭髮，和瘦削的臉龐，騎著

一台一百西西的墨綠舊機車。總是和我同時迸出一樣的語句之後，垂下雙眼望著地板。喜歡海和夕陽，流星和尚未完成的東西。

那天的月亮接近滿月，月光裡我們談論著再也普通不過的話題。那是我對喜歡或暗戀都模模糊糊的十九歲開頭，我遲緩地發現，自己喜歡上了這個男孩。一個各方面都和我極為相似，彷彿分散很多年的雙胞胎。

我們或坐或躺，男孩就在我的右手邊。左手邊的女孩絮絮叨叨的講著旅行的故事，我們心不在焉的應和著。靠太近了，近到可以聽到他緩慢均勻的呼吸聲。他抱著膝蓋坐著，仰著頭望向星空。你看到了什麼呢？我幾乎就要出聲詢問他了，想法轉了轉才忍住衝動，那其實等同打探秘密了，後來很慶幸當時沒有開口，有些沉默就應該是沉默。

大草原的風漸漸止息，那些竊竊私語逐漸消失了。大家都開始專心致志地等待流星。那個晚上的繁星佈滿整片天空，一道更亮而模糊的星河自天頂流瀉。「那些玻璃都是碎掉的光，玻璃製的流星，正劃過我的眼際，留下霧雨的痕跡……」幾年後翻看那一天的日記，看到自己寫下了這些語句，年長的我，卻再也無法理解當初想要表達的意思了。

我貪戀地看著星空，恍若這些百萬光年外的恆星，都是最後一

天燃燒的白矮星。直到回神才發現，那個男孩正看著我。我們的雙眼在短短一瞬間望向對方，黑色的瞳仁。

然後快速地閃避。沉默很快地橫互在我們之間，我的心臟劇烈的在胸口震動著，耳膜傳來脈搏的鼓動。一兩個小時或更短，我們沉默從星空清朗到烏雲聚攏，一滴一滴的雨水打在身上。我們倉促的離開。他拎起我的安全帽，眼睛望著我的鼻子，「我載妳吧。」

在雨中坐在一台緩慢前行的舊機車上，如同我們是這個凌晨唯一清醒的兩個人。回宿舍的路看似很遠，或者其實我希望它永無止境。兩旁的樹林蓊蓊鬱鬱，烏雲壟罩的天空，早已看不到星星。前座的他又斷斷續續地講了些什麼，我只記得我掀開安全帽蓋，一邊冒著雨水，一邊和他說著，我聽不到，我聽不到。

他突然放開在握把上的左手，轉而抓起了我放在膝蓋上的左手。猝不及防、厚實而溫暖的手握，我除了呆滯，沒有其他的反應了。他就這樣默默的握著我的手，放在他膝蓋上。時間突然延伸成很長很長，每一秒都變得極度緩慢。原本有許多話想說的，握住彼此雙手之後，我們竟然也就不講話了。任憑長長、濕漉漉的馬路走過我們，走過時間，一路往更遠的山脈走去。能不能就這樣，騎著騎著就騎往世界盡頭呢？

那時，我聽到暗光鳥的鳴聲。「追……」拉得長長的尾音，特別

孤寂的聲音，一聲接著一聲。這是第一次，不是在床榻上聽到夜鷹的聲音。上大學以後的夜晚，偶爾會有失眠的時刻，翻來覆去之間總會聽到一陣陣淒涼的鳥啼。怎麼會用這麼悲傷的歌聲來求偶呢？我總是瞪著天花板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宿舍的天花板是一格一格的版材，總共有十八格半，我數了又數，最後終於確定不再是其他數字。暗光鳥斷斷續續地啼叫著，如怨如訴，如哀如歌，其他的暗光鳥都去那兒了呢？

在雨裡抬起頭，濃密的樹林看不到夜鷹的身影。此時前座的他已經渾身濕透，但仍然執意拉著我的手。他的手指和手掌的交界處有刺刺的繭，雨水涼涼的流過繭，摸起來像是一顆蒼老的樹瘤，生長於年輪之外。我想像著他的掌紋深深淺淺，第一道感情線的前端，始於那顆繭。如今我們相疊交錯的掌紋，應當會有某一道線，記錄著彼此。而剛剛他到底講了什麼呢？「追……」暗光鳥像是要回應我一般地鳴啼著。

草原已經在很遠很遠的後頭了，老摩托車嗡嗡地騎過樹林，一棟棟的建築物，像積木一樣的大學系館。雨漸漸轉小，最後剩下霧一樣的細雨。遠方的山脈露出蒼老的輪廓，剩下短短的一段路了，他卻減慢車速，把路騎的很長。

到達宿舍的時候，天已經微微亮了。一切都是灰色的，夜鷹仍

在鳴叫著。我佇立在他的機車前一段時間，他安靜地等著我，睫毛上全是澄澈的水珠。那是一個緊繃的時刻，感覺像是有什麼重大的事件即將發生，卻什麼都沒有。

我躊躇了一下，最後還是只有跟他說，「下午上課見，淋成這樣，趕快回去洗洗睡吧。」平凡的句子，話一講完就開始後悔。他點點頭，「再見囉。」他說。

再見。我站在宿舍前面，看著他騎走。直到老機車嗡嗡的引擎聲逐漸遠去，我才心甘情願地走回房間。徹夜未眠，腳步有種虛浮的感覺，好像腳和腦子是各自獨立運轉的。直到躺在床上，看著十八格半的天花板，我還一直聽到暗光鳥的叫聲。我朝著天花板張開左手，微光裡我仍然記得他手掌的質地，但記憶確實正逐漸褪色。哀怨的鳥鳴，一次只有一聲，一直到我沉沉睡去之前，牠仍不斷地在天明的雨裡鳴叫著。還是沒有另外一隻暗光鳥出聲應和牠。牠，也許真的是一隻孤獨的夜鷹。

往後的我們之間不深不淺。那天已經是我們最靠近的日子，以後也不再去看流星了，有更多的事情需要熬夜，一直想著反正流星不怎麼稀罕，下次再看就好，一次次的下次，於是再也不曾抵達到深夜的大草原。站在宿舍門口的那個清晨，其實想要告訴他，我對著流星許的願望是你。但我能做的卻只有猶豫。我曾經認真的思考

過，要是重來一百遍，我還是只會猶豫。消逝的東西就是消逝了，再怎麼想念還是無能為力。

我們並沒有走在一起。那畢竟是連遺憾或不甘都還尚未理解的十九歲開頭，人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是理所當然。只是每次聽到暗光鳥鳴叫，我就彷彿又回到凌晨的那台老機車上，雨一滴一滴的掉，路被騎的好長好長。他手裡握著一顆繭，像是秘密般地，握著一顆流星。